樓山堂集

樓山堂集第十五卷

貴池吳應箕著

書

與程子尚論性書

應箕頓首子尚有道足下昨在虎阜僅一晤應酬卒卒未及深譚至今念之道氣猶可髣髴見也嗣有言子尚精易學非從之遊不能究其藴心竊嚮往之然未敢深信也今年吳子含去非始移書言子尚聖人之徒也其學非近世講論之士所及僕嘗以其兄弟聰明絕出言不誣已與其兄弟面談則盛述之箕深聽數端子尚其真有得於聖人

之絕學者非耶穌未嘗遍讀佛書然排擯佛老之說間有與尊旨同者不必更請教以舉業學易然於易象數之理實未究探此非面承矩誨不可獨生平讀書有疑而未解者嘗遍觀朱程之說及近世所尊陽明近溪諸書亦有恭而博印之終未解也非不能解其言終覺與聖人有間於鄙心未明今以奉質幸賜教焉夫儒者之學莫精於論性亦莫先於知性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此言性之祖也竊以爲子思所爲天命率性修道三語政發明其說無有疑義獨夫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若其言有未合者朱子謂相近之性兼氣質而

言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是也何相近之有哉夫繇孟子之言則性一而已矣繇朱程之說有氣質之性又有性之本性若是不同乎果夫子所謂相近者但言其粗而不言其精乎此似有閒者也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竊以孟子所謂性善者原孔子之言也朱子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程子曰所以陰陽者是道又以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性謂物之所受爲陰之事然則有善始有性乎性善亦分陰陽乎而所

以陰陽者又何物乎此又有間者也夫宋儒論性言理言氣言氣質言氣稟其語非不詳似與聖人之說終隔其嘗謂聖賢論性言習言身言反言形是分言之也其說原精通而廣大故能破告子之說以明吾性而曰善宋儒論性言氣言理言質言稟是合言之也意在明吾善而其語反覺拘牽而夾雜其所以蓄疑於心而未得高明人一證之也至於今世學者溺於訓詁都不足與論而號爲通敏者往往喜象山姚江之說至希禪悟以淆聖真聖學之所以不明蓋爲是也有志聖人之學不能自明其心繆取他人之信疑者以爲信疑是大惑終身不解者也其生平服習

朱程非欲妄有詆駁益以爲自心所不解者雖見性明道如宋儒亦未之敢信而況近世諸公一偏之說乎故願得足下之眞有得於聖學者一示詳教之

與孫碩膚職方書 戊寅

自深論極談之後方幸得時請教而又指日起 內召以去從交遊論則以相失爲恨以世道言之樞部有管夷吾吾無憂矣當今天下所最急者莫如用人用人莫如先別邪正此銓司事也於仁兄尚云有待若目前之要有過于用兵者乎則仁兄是其職矣以仁兄期抱雖劉東山可以再見則今之內寇外□安知非豪傑有爲者之藉資乎弟

非知兵者然嘗深究當世之故[illegible]之情形叵測爲憂正大今日而言撻伐者愚也即固吾圉而能使之不爲己巳丙子之事亦談非容易而聞諸人言深爲可駭仇鸞馬市之謨石星封貢之愚豈今日而欲踵此覆轍哉滑稽默奪恃有仁兄在耳若寇則必期掃除矣然如今之不能制其死命而輒用吾撫又未嘗持必勝之策而輒用吾勦勦之限期已過而三百萬之餉已盡矣召募之兵既甚于賊所撫之賊後將何處當事者左支右吾上欺下蔽恐勦撫之說不知所究竟弟前所言似有定見仁兄試與大司馬悉心討議未必非今日用兵之[illegible]一助也幸留意徼卿人物寥寂

近亦頗有期嚮合六郡可得三十餘人皆一時之儁也順風能爲吹致俾得皆入網羅而仁兄又推舩無已知必不我罪也他容面悉不一

答沈眉生書

君子自有進退之正受薦而入京正也旣事科舉不欲復從他進正也又無輕保舉之名而懷忠犯主所爭者皆天下國家之大正也言旣不用奉身而退以吾愛吾鼎正也旣以言事而退又不欲更從科舉而進亦正也但身非丘壑中人而還念制舉爲本分之事又親之垂望方深友之勸出者亦力則免事場屋亦未始非正然足下自有主持

爾不必屢申喙耳天下惟出處之際可以觀人而於禍福之閒則人之本末立見足下可以進而退旣退不復求進視世之懷詐挾術以希榮慕勢者如高鳥之笑卑喧而况以名節自樹犯難而行絕無瞻顧嗟乎眉生可求之今士哉而鄙夫小人猶以不善藏爲惜以不待時爲譏吾不知寇亂交作爲時已久彼天下豈少待者藏者而冥默盈庭流離滿野謂之何哉弟昨詒書仲馭謂兩東漢之再世者氣節也魏晉賤守節而漢亡留南宋之一偶者理學也韓侂胄禁僞學而宋亡且自古至今上無直節之臣則下必有懷忠之士故季世之風聲議論卽盛世之法度紀綱其

有關係一也顧子方偶一舉事而羣疑衆議不可枚舉然則漢之數千人伏闕至有貫索負鎖者何事而宋之陳東歐陽澈果爲何人古人方自求死今人共欲免禍殊知禍福有命而同黨參差先自予敵以閒而示短於天下萬世古今不相及以自爲之也豈不重可嘆哉敝鄉士氣朴陋委靡雖呼之不振然各有本心而三吳則地大物盛難以齊一邇來文章氣誼一唱衆和者惟貴邑耳昔之宣城舉爲世戒今之宣城將爲物宗湯司成之流毒已深矣而今何如則推陷廓清功比武事足下今日之謂矣原擬春閒過敬亭與足下作數日夜談今攷事未竣將于春夏之交

一訪姑山言念稽駑將有愧于仲馭也伏惟省察不旣

復顧子方書

臘月某日弟從郡中歸使者適至蓋除前一日矣發緘申幣但有感念足下正性朗識度越儔伍頃布唱和之詞騰防亂之檄儆鄉人士卽號稱愿朴俱覩子方如天上人而一二先輩有識者則亦願在下風矣乃同人才肩多在吳會豈地大物衆名高氣盛之區反不可與古處耶不知博浪涉中特子方稍試意氣豈足盡其生平而疑畏如此言之可歎弟嘗謂西東漢之天下者氣節也西南宋之人必者理學也而爲是三者幷皆高官爵弟之人也今之時事

巳如此在廷之臣又如此然則危言直節明道正誼得志則行事見於當時不得志則議論有所砥定毋使漢宋諸賢笑後來寂寂者正在我輩而小夫淺士巳所不能爲又輙詆人之爲烏足與計較哉今之名士操三寸之管便可號召天下此昔顧廚所未及也其立心行事不足爲顧廚之斷養弟實痛之而有足下同志弟益自此有所恃矣功名富貴原有物焉爲之得之不爲重失之不足輕我輩期許要自有在但恨謀國者貪位罔上如平臺之召料其必不大舉者言猶在耳也而事勢遂壞裂至此況蒼生眞不幸而言之中矣嫠不恤緯而宗國是憂況我輩皆受國

家造就者雖貧未逢世而志不可遂此時卽欲一馳軍而死亦不可得言之足下所當共爲痛哭耳捆集稾產刻之將成書矣詩則與足下稱雁行他論記傳序之文似自爲一家向使僥倖一第必當以死報國而此集亦足以存弟非知巳之前不自誕妄如此也他所云云不知其陰陽反覆如此弟向謂取人責恕或可轉移以爲世用其如人之不堪恕取何也定生與足下咫尺卽仲馭亦比肩而立所爲勤千里之思者獨弟耳使者臨行惆悵不知所云

答陳定生書

接艮報踰十日又辱芳問開緘讀竟如覩鬚眉而親承諭

訓也古文一道知之者少況洞悉源流本末如足下者在今日爲跫然之音矣八家文選深惕鄙懷大抵古人精神不見于世者皆評選者之過也弟嘗謂張侗初之評時義鍾伯敬之評詩茅鹿門之評古文最能埋沒古人精神而世反效慕恐後可歎也彼其一字一句皆有釋評逐段逐節皆爲圈點自謂得古人之精髓開後人之法程不知所以冤古人誤後生者正在此而將無深心大雅之士爲之救正故其書行而流禍深詩文所以日亡也足下獨卓然信弟之言不獨信弟而所選則又出弟意遠甚史遷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非足下其誰拙序當稍一發明之

東林本末採錄最真編定最確卽第議論亦甚平恕有關世道不小今以原稿附上幸卽付梓也足下試觀諸賢當日所以死徙杖謫終身不悔者無非急君父尊國家愛名節重氣誼雖嫉惡過嚴而輔道甚力此于漢之氣節宋之理學兼而有之眞本朝之光輝百代之儀表也以視今之號爲東林者于利害禍福之間義利公私之際其相去何如已足令人浩歎況異己者猶執讒慝之口以詆誹先賢哉故此書不獨表章先哲且以愧勉時賢以自盡後死者之責爾矣諸君起事皆常鎮二郡之人足下刻而傳之使仲馭序之而予方書其後猶之此二郡也天下不少賢者

此亦足以號召矣惟鑒區區幸甚

與劉輿父論古文詩賦書

其自友生中能如足下之黽勉古學者益千百中不得一矣辱承勤問敢不據意以陳僕觀　本朝以文名者莫盛於弘嘉之際嘗妄論之如王李所嘗毗陵晉江者其文未嘗不暢然終不能免俗議之未爲過也王李亦未嘗不整齊其言於經術甚淺于篇一律而生氣索然空同才高氣勁然少優柔之致自矜於法而谿徑不除王維楨嫺於體矣亦未能暢所能言故韓柳歐蘇之文求之　本朝實無其匹也世之無古文也久矣今天下不獨能作知之者實

少小有才致便趣入六朝流麗華贍將不終日而靡矣高者亦言史漢韓歐然不過鈔襲其句字而已見道之文則百未見一代與之責未知何歸若僕但可謂知之者耳不敢遂謂能作也即如近日某某居恒亦與足下稱其能古文詞者及按篇求之第能使幾故事能用幾人名能鈔幾句法而已豈真有當于文哉今人作文只有一套如說牛則必盡引麒麟虎豹究竟與牛何與然後知秦漢及唐宋大家文其可傳者録本生華去其繁蕪而已足下試採繹僕言因以衡量古今古文一道不將大明於世哉僕與尊翁嶷自少作詩廿餘年矣向徒以舉業之債未了不暇相

爲酬唱也僕詩尚未至然自來不受人習氣世相率以歷
下公安竟陵爲聚訟僕則皆棄之而求於古雖好子建淵
明子美之集亦未勦襲其詞蓋作詩擬古題者最爲無情
學空靈者日趣惡道此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則僕所云
詩之佳者寧朴無華寧直質無漸奇雖亦矯枉之言要不
至汨沒雅道也如近日某某方自謂其詩有性情自予觀
之直不成語而巳天下豈有目未讀一寸之書胸中無十
古人名姓但用幾虛字作一二聰明語便曰此見性靈之
詩也有是理哉前足下數詩皆大雅不羣求如數者之忠
士之賦則尤難言之矣僕與尊翁其才皆可作賦皆未嘗

爲也得足下爲之以補我輩一缺尊翁嘗謂士當考究經
史源流何暇雕琢於此僕甚服其言顧不猶愈於征逐遊
戲玩廢時日乎故足下妙年單精賦遂成集實爲可敬僕
於漢以後之賦不觀一篇不但博麗之詞不及卽諷諭之
體亦亡足下諸賦得其體矣凡古寓風刺者欲使人讀而
有所感動也今賦皆綿引古文難字世人句者少況肯竟
其篇竟者少況能識其意嘗妄意刪去其難字而盡以今
文之嘗用者韻而成篇亦可自命一家然必先以賦著名
俟其晚年變化可耳若遽爲此雖以子瞻之才後人且有
變亂之誚而況其他乎足下且以賦著名矣如僕所言亦

可留此二闕於異日也何如尊翁所著作僕皆不及然旨趣未嘗不同試更以僕言往質之知不河漢也惠風幸時裁復

與友人論留都防亂公揭書

留都防亂一揭乃顧子方倡之質之於弟謂可必行無疑者遂刻之以傳當刻揭時即有難之者二謂揭行則禍至此無識之言不足辨矣又謂如彼者何足揭而我輩小題大作此似乎有見而亦非也乃來教數端識深而見大然猶未離乎向二者之意故不得不略陳其說夫我輩非欲自附於正人也邪正之辨自根人天性學問豈待附乎夫

乎曰截父與君亦不從也此而可假是與於從逆者矣若謂逆案已定何待再辨夫我正爲既定而不得不辨何也今士大夫曾有謂此逆人也而絶之者乎縉紳不與交驩文驩而不爲之驅使者誰也士子不從之遊從之遊而不互相讚誦多爲招引者誰也夫法加於人有時而盡邪根中於人心逆氣流爲風俗天下之患可勝道哉使我輩不言則將來變爲從逆世界必有以欽定者爲非而恨魏忠賢之不復出也足下以爲此可已乎不可已乎至謂此段公案當留之異日不過欲使我輩得志公言於朝耳夫朝廷之上亦既以薦呂純如薦霍惟華薦周朝京者服罪矣

而天台之放肆復閙西湖之招搖如故淮上之開喪傾動數郡涿州之通內傳播路人而大張聲勢陰遮線索者實在留都則此屬之不畏朝廷明矣不畏論劾又明矣我輩即得志安能遂肆之市朝故不若挾清議以攻之負衆力以𢦤之使知名節與法紀原表裏山河而我輩之尊君安國爲 高皇帝所讀書種子之心無在不寓又何有今日異日之別乎 必不可款流賊必不可撫逆黨必不可容三者利害關係國運惟今士大夫於此一害先見之不決守之不定所以 寇二患相循不已至欲以款撫之說誤天下國家也可勝歎哉我輩舉事無論窮通亦無論大

小但擇有關係者爲之則此舉爲真有關係者矣聖人復起必是吾言而乃引東漢爲戒正未知東漢之所以亡國者何在而反欲易世之後爲戚孽宦豎解嘲也嗟乎今之名士亦異乎昔之所爲名士矣洗眉生抗疏與此舉原無分別此政欲補眉生之缺者耳使眉生低眉就銓試不知州則知縣又使眉生疏果進　御杖戍戍所不免人情豈甘禍而惡福要非所論名節士也區區之心竊有見於此故不得不向足下一陳之也來教謂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有得失不免後悔三復斯言至於泣下蓋弟實有恥獨爲君子之心今則恨不[illegible]極而獨[illegible]任之雖然吾儕之爲于

方者尚有人也足下視弟豈張儉之流而世之君子豈遂皆郭宗林賈偉節一輩也哉

與袁臨侯開府書 時袁公將之任河北適左兵亂於江上故致此書

天造南國使祖臺于旄適臨古國有匹夫所在而隱若敵國者矣況先生受國殊恩又忠孝性植忍使 祖宗根本之地禍在門庭而不爲諸當事效曲徙之助乎不肖竊觀今之失計未有如南之甚者也此中水陸無一旅之足恃而徒僥倖於亂兵之未必來聲息方急則應撫先歸講使未通而鳳督已撤萬一所請不允而兵更南下此時糾合則無及守禦則先弛從前處分適爲養禍姑無論社稷震

動卽諸公自爲計豈不岌岌哉夫左之不用命也久矣其
流毒上江也甚矣畱一日卽爲國家一日之害我苟有備
何懼其叛卽激之使然亦變速而禍小况彼衆方囂我兵
四集出奇制勝可以一鼓盡殲乃釋此機會彼此牽顧任
其要挾徒視羈縻明知其害方大也曰吾何知後日聊以
寬目前而已人臣之不忠有大於是哉且前日亂兵之至
蕪湖也所遣督兵之將未加一矢而先與通書河之北岸
未見一賊而搶掠已盡至今尚未聞舉叅一官梟處一卒
也卽此二事萬心瓦解故後之日而無事則已此後不能
無事又何以令士卒之用命而責百姓以死守乎以鬪賊

之假仁假義如彼鎮兵之極暴極虐如此而當事之處分乃在似真似假不痛不癢之間所謂墮軍實而長寇仇竭膏血以資亂賊非惟可笑實可恥矣從君父言之則曰欺從社稷言之則曰誤即以自身計之則亦危凡此皆先生所當盡言極論以從旁提醒者也至於敝郡之關係江南不小而慘禍爲三百年所未有目今食子炊骨城不攻而自敝而當事若度外置之吾鄉太宰方在官彼亦豈能嘿嘿處此也不肖義憤所激言之過狂當事初不省錄今特布之先生者以先生方爲時嚮使當事聽其討畫尚可補救一半不然事勢日急而玩弛日甚度不能制左之命又

不能盡委南京而棄之奈之何特甘詞厚幣而不爲之一備也先生亦毋曰此非吾事也吾何過計焉如此則不肖眞當受妄言之誅矣伏惟裁察賜教幸甚

樓山堂集第十五卷畢

樓山堂集第十六卷

貴池吳應箕著

序

姚伯子史書序

休寧姚伯子年四十餘卽著史六十而其書成先是崇禎癸酉秋伯子投予書讀之有異已予過丹山發其藏以爲近今未有也于是伯子同里士鳩貲刻之以行而其書傳矣伯子顧又屬予序之予聞之師曰史之作也其本書春秋乎是紀事編年之祖也不可及矣馬遷創爲表紀書傳之體而後之爲史者咸則之然卷部繁浩覽者難竟涑水

之通鑑作焉古今之史至是始有條貫宋儒讀史多論斷附之以見固未嘗自爲一書也自爲一書者蘇子古史而外予僅見之此矣伯子之書上下數千載取古人編年紀事者行論斷于其中自爲一家言于古無是也予觀其書不名一體裁縮已成之事以爲文綴附獨見之義以立斷詞不病于好微而意不苦于難屬其言約其義該其包絡遼邈使居今者延復其意而可以胥之爲用非具良史才又積歲覃精者烏有是哉此伯子數十年而爲一書書成而予以爲數百年所未有無怪也伯子早精尚書出入考工言傳故其撰言次事多爲近之要自成爲伯子之書也

伯子嘗謂[illegible]本朝雖以非地瑯琊之才不能成一代之書豈勢會相格其志不立也亦然之又謂使加我十年當爲宋史予益歎美其意不爲妄要之伯子卽不爲宋史伯子所自爲之史書固已傳矣伯子生平不問家人產布衣徒步于世而無取而胸中廓然其冲盈之氣見于面貌人不知其爲貧至與之論天下事區分精悉言皆可見之行夫伯子蓋用世才不得已而著書以老如是卽伯子之書抑又可知矣

四書大全辯序

明興以禮樂文章治天下而所以造士者非聖人之道無

取失聖人之道六經其燦然者矣其最精微莫如四子之書於是表章四書專取朱註行之謂漢唐以來能折衷聖人之道使微言大義不爲異端邪說所亂者莫朱子若也乃當時秉國者受　成祖文皇帝命尤有四書大全之輯豈非以聖人之道大即朱子有未盡則羣儒之說奈之何其盡廢也意甚深遠哉余嘗取其書究之其中有所發明者固多即醇疵未嘗不相半至其與聖道相戾者復不少抑何歟豈非當時承　旨者未能深窺　祖意但取成書不暇精擇又時日不給所委而分纂者多小生豎儒識未逮歟今習者第謂此　成祖皇帝頒行之書有敢議論其

聞者是毀聖而倍　上也殊知其不然哉國家之制行之
久而當否見則夫論說之是非亦未有不久而愈明者也
旣是非較然矣徒以創於更制之難而併我　聖祖闡揚
聖道造進學士之意寖以微失此又誰之過歟于是袁州
張子獨憂之因于數百年之後爲歷朝諸人所不敢異議
者取其說之疑而辯之或曰是毋乃不足閑執讒慝之口
乎子曰不然夫　三祖之考古定制廣厲教化不可謂不
詳且盡乃祀聖之典至　世廟始定卽歷代從祀方不難
有所予奪況依傍聖人而爲說者哉使張子得時行道必
將以此爲黼黻　聖治之大端令窮而著書獨先從事於

此此固　文皇帝在天之靈而聖人之道未墜地之驗也其以為朱子功臣為楊文貞諸公之諍友又何疑哉張子聞之曰然於是以其書授之梓其辯為世所共見予不必論夫以今日科舉之弊蓋有異端邪說剽竊前人之議而恣其猖狂無忌者矣張子獨起而辯之則張子之為人亦吾之所不必論者也崇禎己卯歲孟冬朔日

四書圖攷序

古人讀書左圖右史圖之傳也尚矣經圖自鄭玄王弼而下代不乏人至宋儒以後而大備以予所聞有論語圖纂一卷及程心復四書纂圖釋二十三卷恨未及見意嘗欲

集古圖衍之定爲一書而未暇甲戌春過新安丹山聞有
吳蒼舒先生者精經學攝衣請啓得聞所未聞先生因出
其夙所撰著者相示則有四書節解圖攷在焉予周覽之
其圖考精核視昔人加詳而所解釋則一根正經衷于朱
程之說而止嗚呼今天下溺于科舉之文記誦剽竊雖本
義不遑究況留心古人之制作而攷其圖即號爲通博者
于名物義類之說亦甑旁輸廣引而揆之經理殊多剌謬
故覩是書之裁度而知先生之學斷然有功先聖其可布
而傳之無疑也先生棄官著書將四十年貲鉅萬以是廢
布衣蓬戶屏絕外營其行義無愧古儒者所著七經圖攷

聲音紀元三禮正定註疏旨翼經明道諸書予將與其從孫子含去非謀使次第行世而今爲先序其概云

梅衡湘西征集序

萬曆間三大征其最著哉迨末年邇事敝壞浸淫昌啓以及于今用兵五十載無分毫功而東隅未復羣盗滿山于是談者益侈言三征爲極盛予嘗著三征本末于海外之捷至不忍道而所重慨屢歎以爲功不可再見者莫如哱事夫世亦嘗深究于哱所繇滅而功所自成乎則梅衡湘之苦心偉績何可沒哉何可沒哉是役也近事無可比方嘗以唐淮蔡事觀之衡湘蓋獨爲其難者耳哱之悖也惡

不在元濟下又加之勾當爲援益變劇而禍大矣衡湘是時發憤上書身請臨戎然官不過御史耳即受命監軍而有制有督有撫監者不俯而仰其鼻息稱伉直自喜矣况敢挾才據其上以指揮惟吾意故視晉公以宰相行師位尊體重勢得自爲而柄無旁撓者爲何如哉水攻則城崩閒行則蠆貳創[illegible]則援絶招降則衆散事勢曉然而撓者曲至觸徼衡湘捐卻善讓令其討卒行則國家于西事恐尚有不可言者也夫唐之平淮蔡也晉公受李愬之成然愬之功炳焉是役也有受衡湘成者衡湘不自張而報不副要其苦心偉績見之先後疏牘者何可沒也吾故曰衡

湘獨爲其難者耳㝍事距今四十餘年予始得衡湘西征集讀之先是集未行世予謂衡湘嗣子惠連曰昔嘗平言兵者萬世法何嫌伐六時事以欺明主夫衡湘不伐予不以伐成衡湘之志然其于萬世者何也今天下用兵二十年不效令得如衡湘者在何詎至是惠連曰若是是先君子所以不没者以有此集哉西征本末詳予他記者甚悉不便叙今獨叙衡湘之獨爲其難者如此夫此非盡予言也其同里士王都俞者亦嘗評是集而感慨繫之矣

古方略序

古方略一書爲婺源故大宰余少原先生貳樞時所撰輯

予友張爾公從其家得之歎爲善本許以授諸梓者也有少宗伯姜公通政卿徐公爲之序而張子復以予嘗妄言兵亦屬爲序之予惟方略者皆古人用兵事今天下政苦兵又苦無善兵者則方略不素具也即此書可少哉夫方略非可以書盡者也古之善爲兵者其方略多不傳即有傳者非其至孫吳傳者矣其書不多子房所受于老人者不過一卷而已後世所傳兵書益多善兵者日益寡有善者必不泥古法應變出奇而用古法者輒敗然則方略果可以教人哉語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況兵事敵兵者專家之學也有善兵而不至學

古兵法者矣無不學兵法而盡善兵者也郎如余曰無入吾關夫得氣去寇殘殺人民復併吾民而處之而我用兵戒十年戒二十年無分毫功此無望有出奇應變如昔之不泥古法者嚮弟令師古法而用之詎至是哉以善兵者之寡而咎傳兵法者之徒多是懲于輕陽侯之波而謂册術可不用也不亦過歟以予聞余公令 神宗皇帝時之正人君子也其時天下方無事已辭爲此書張子抱道未用憂世之多故又以此書教天下之用兵者兩君子之方略固已具見于此夫左氏言兵之祖也其論置將猶原本于敦詩書悅禮義者嗚呼此方略不傳久矣予之因爾公而

序余公者其或猶是意夫崇禎某年月日

東林本末序

東林者門戶之名也門戶者又朋黨之別號夫小人欲空人國必加之以朋黨于是東林之名最著而受禍爲獨深要亦何負于人國哉東林爭言眞僞其眞者必不負國家僞者或至負東林此實何與蓋起事至五六十年相傳多失其實于是而有僞者亦勢使然也今之所爲東林者又一變往時欲錮之林下者今且下及草野夫聖世豈有黨錮之事何論朝野亦辨其爲眞與僞而已矣予于是條次其本末以使後之覽者有所考而感焉

韓姬命文集序

粤東韓姬命豈非絶數世而一出者乎夫材罕兼通古今同數是故相如工爲形似云班之長情理優見于此劣亦居之嗣是以降康成有精經之譽顔陸擅有韻之聲乃其後而昌黎生矣理學振興文越數百年而周程作豈其難哉其他文士亦可類見耳　明興作者輩起號稱兼器亦有數家比絜古人斯爲特盛用稍衰微矣而後遊一姬命予交姬命深雅能詳其本末嘗與之極夜執之淵源叙往世之得失決至朝廷邊塞之利害細及名物器用之纖微罔弗究意而識清氣決非節不植吾心儀之王孝先韓雅

圭之流區區文學之長謂足以盡姬命哉今觀姬命之集則已如此矣自辯說經傳以旁至騷賦詩歌文家之體略備而總其條貫要與聖賢之旨相輔翼夫文不見道雖工易稗則大儒登博學之科經術而傳以藻麗之業姬命豈一世之材而已哉通古人之難兼作者之不數姬命之集于是乎可傳矣乃予所以知姬命者猶不盡此然則人有不盡此者乃後能未有不能此者而求盡此兼通之數古今所同必藉姬命而後免也姬命豈一世之才而已哉姬命方著文茲爲一代典章所繫今先布其集以傳俾讀是集者知姬命有所著作必非姬命不能也

陳百史古文序

崇禎癸酉予于沈眉生寓中讀陳百史所爲程墨選心竒之卽語眉生此當有名于世已而百史舉于鄉名果躁天下則以爲百史但工時文也甲戌又從張爾公得其詩及一二序文讀之知百史才大能兼力追古作者非近今文士匹今年丁丑同寓虎丘僧舍每相過則談詩及文上下古今論源流本末悉當百史又盡發其所爲詩賦古文詞見示予然後儼向之知百史者猶未深也夫文章一道益難言哉自當時言之則舉曰時文耳乃韓歐當其時皆薄時文爲不足道而抗言學古何也豈非聲病比偶之習以

取世資則不得不從俗轉移從俗則不能獨行其志未幾時過而文亦棄而不自惜若碑序論記之文所謂立言以傳世者故師法貴遠而持議無嫌于高若是者非古無取焉于是别其所作曰古文亦宜也然同一學古矣今之人又取韓歐所掃除六朝五代之古以爲古而反以唐宋爲卑卑不足道者此又何哉本朝李北地不讀唐以後書予狹之及遍觀國初諸集然後知北地所爲不讀唐以後者猶之韓歐掃除六朝五代之意故文不同而其志在復古則一也夫百史之立志既已較然矣其文亦斷然儗古作者無疑予謂百史有六朝之靡麗而昌黎典有五代之

浮冗而廬陵出[illegible]國朝承宋元餘風然後獻吉起而矯枉過正令天下之文恥言唐宋實不能不六朝五代未嘗不曰吾讀漢以前書而不能爲北地者病在趣舍亂而志不立倖其苟可以成而力不逮今子志堅力卓其文又不取于苟可以成而止則向之貧三君子者所以貧吾子也子豈有意哉百史曰吾區區所以作爲古文者于子則旣巳知之矣

陳中湛歸來草序

總憲陳中湛先生以政事風節顯天下當璫禍之興先生幾不免然先生不以能免爲幸于是天下識與不識無不

幸先生之有歸來矣比先生再登　朝輔　明主敭歷南北
握憲中臺其所爲竭忠盡智持正守法者爲數十年中僅
見于是天下識與不識又無不幸先生向之歸來以有此
日也乃先生于此日則又自幸其復歸來矣夫跡先生後
先出處其關世道者如此此豈以詩文重者哉嗚呼名人
鉅公其得于歸來之日肆力詩文者或寡矣間誠有之然
以流連社會觴咏巒泉謂彼不與吾事吾事畢矣夫孰如
先生始之歸來也不以身幸存而感憤息繼之歸來也不
以身已退而憂憫衷覯其一二篇之中所三致意者其懷來
固可覩也夫士大夫濡首名利至屈體辱節爲世大僇靦

所爲流連觴咏用以善全終者方不止百尺樓上下而兒先生之歸來其所著見且如此哉予交先生嗣子定生因得盡窺先生松栢齋諸集及先後諸疏愈益歎先生所爲生平者如此其立朝者又如此何獨至于歸來而異之此先生歸來之作所繫重也嗚呼歸來如先生者而以詩文重乎哉

卷圃詩集序

詩非窮不工是言也果遂爲定論哉陶靖節懷用世之志杜子美有忠君愛國之心而時位不稱率多寄意于篇什于是而謂詩以窮工亦宜若本非其具即老死溝壑方求

亦言之幾于道不可得其詩又安問工拙哉成都張紫城先生所謂能爲世用而忠愛之心所在即見者也甫令于邑民歌誦之十年如一日此其眞詩在民閒矣先生即不爲詩已與世所謂求工于窮者不可同日語况先生挾持忠愛而能爲世用者又卒于其詩寓之乎先生爲司馬郎未竟用而歸歸數年益肆力于詩以卷園名者先生若謂吾卷焉而直寄意于詩耳要之先生有其具者也詩亦豈待卷焉而後工哉今　天子方大用先生而詩成于所謂窮工之說非定論者益于先生決之矣本朝蜀士大夫以詩名者可指數于最推者爲張肖甫肖甫生王李時多爲

所引重晉無能發揚先生而先生之詩清雄婉麗固已足傳無疑卽省甫亦先以功名顯然則後之論詩者稱蜀有二張焉可矣

楊學博詩序

往楚人江蒹葭論詩謂古詩所命題如君馬黃雉子班艾如張自君之出矣之類皆就其時事搆詞因以命篇自然妙絶而我朝詞人乃取其題各擬一首名曰復古夫彼有其時有其事然後有其情有其詞我從而擬之非其時矣非其事矣情安從生強而命詞縱使工緻如巧匠塑泥刻木儼然肖人全無人氣至哉言乎嘉隆以還未有聞斯語

者矣然如袁離之說則古人有是時事有是情詞者即無
不任乎情者生乎人者也無情詞安從真非其人情安得
正無情而有詞詞不真焉其失也僞情不正而有詞詞即
眞焉生心之害詎有已哉故我朝詩人之失失於貌古而
古人有以詩自貌者後世無能廢其詞又相率而貌之如
潘陸沈謝之作會有以其爲亂臣賊子之言而棄而不諷
者乎詩人無識古今皆然袁離之言亦豈遂闕至極哉予
不能詩然妄論詩又好因作詩之人以推測其所自爲詩
之意故所取之詩甚嚴持議亦稍狹世頗無取焉乃貴池
廣文通州楊先生方以予可與言詩者而以詩相質今讀

先生之詩略與其事會語緣情生自吐要眇求如叢雜所謂模擬之病則無之而先生抱用世之志感烈事功不就自遂始以詩抒洩其壯懷而寄寫其微趣予所稱無不正之情而情又不徒為貌者將于先生乎是望則先生卽為詩也而豈得稱之曰此詩人而已乎先生之鄉有符卿范公者當世不數人也嘗亟稱先生又嘗與予為忘年交所籌論古今事最悉獨未一往還以詩益范固不欲以詩人期予也若是而予與先生之所期皆可知矣

曾學博詩序

吉安曾先生來敎予邑于予因師弟子也旦月先生進予

曰吾不能畢事子今官來而使子事之是子之過也然子豈能終棄子乎予于是問先生所欲下教者謂何則禪學也制義也詩也夫禪吾不知之矣制義小道見于予他所論著者巳備請與先生言詩予觀先生之詩大要取法于今之所爲竟陵爾夫竟陵之詩果可法哉其言以有性情浮出紙上者爲真嗚呼果若此是三百篇之後惟竟陵獨矣乃今承襲其風者以空疎爲清以枯澁爲厚以率爾不成語者爲有性情而詩人沈著含蓄直朴澹老之致以亡予嘗謂學王李者不過竊詩之皮毛也學竟陵則併性情而亂之故吾非惡夫竟陵也惡夫學竟陵者之流失也先

生曰子言是也吾向取竟陵之言有合于性情者以為詩今乃知吾詩之有合者固非竟陵之性情而吾之性情也自今以往請擇吾詩之洗著含蓄直朴渟老者以終身事子之言而予詩其有濟乎于是先生刻其近作使予序之然則先生之果不棄予言如此

池陽郡邸分韻序

崇禎己卯正月予應科舉試于郡城時安慶就試者咸在而桐城有知名士數人皆夙昔遊好也予謀與羅子劉子集而觴之先期則方子密之代予徵客至臺試之次日皆會予邸齋以次就坐觴行甚快左右瞻對恆苦不給又高

議屠出至于廢酒予于是起而請曰是役也曷分韻爲詩僉曰然可以省應對之煩詩先成及不能者第其賞罰又可假之行酒因取詩上平韻序給之人分一體酒未一巡而密之七言排律先就衆咸驚異諸君詩亦次第成于是劉子哀而梓之以記一時之事而使予爲之序予惟今日

躪內地陷城郭殺人民流賊又出没豫楚閒大江以北求室家完聚者不可得我曹方以文字取科第必期掃滅二患以抒

天子宵旰憂固宜每食輒置中夜數起求無負此賓興者而羣事于飲又怡暢以詩此何異于酣歌恒時哉不知立事者志也別類者聚也宣懷者時也而表見

者素也取之不于其素則今之人左支而右詘者非耶事故猝臨然後求之一日焉相與從容論討不可得則時限之矣其爲天下事而[illegible]越起于輦下所謂同舟遇風救可左右手者無人則類非也而一斷之于所志之未嘗立故志以言自聚以志起時以聚得而素以時徵則今日之集之謂也詩者言志者也有其類矣有其時矣有其素矣然則劉子之裒而梓之以見志也又曷可少乎哉集中其十五人爲趙又溟周農夫方爾止吳于遠方密之鄧簡之吳鑑在左于直錢幼光左子厚張湝之劉臣向羅季先劉德輿未至者孫儀之詩凡二十三首而予詩附後夫予詩有之

毋為聚今夕而忘起沛豐嗟乎是亦有其志焉而已

梁溪唱和集序

予為詩二十年矣視世之本無有得輒隨聲相附以為詩者心棄之于是厚量人而狹置已不欲以詩自見即有之不輕以示人蓋謂此非難見而心知其然者寡矣崇禎丙子遇顧子方於郵邸讀其詩大異之已與論又輙合往來遂有詩然未數數也今年戊寅居梁溪此唱彼和一月間積至數十首生平作詩之多無過此者蟋蟀俟秋唫不足怪也獨予意疾手滑有感即書都無餚束子方之作未嘗不風雨驟至然當其慘澹二字之閒吮毫欲絕語出而予

瞠然視也則過人遠矣予兩人皆嘗稱說杜詩予方下筆毎有神至此固工部之所畏也予詩卽不能如予方要之胸中無萬卷書而但附二三人之聲口詩也此卽予曩者三十年之所棄也

劉伯宗癸未詩序

予嘗讀今人之詩而不勝歎焉豈非以詩無人哉詩無人也則以人有詩耳夫詩曷以不可已學成文立而詩名故習而詩者其所蓄積也憫時傷事而詩亦名則偶而詩焉其所感觸矣非是者不名詩而今之非是輒有詩予故曰無詩也予亦嘗爲詩矣居邑中與伯宗起而從事者二十

年中閒討論閱歷不可謂不久要無所蓄與無所感而連篇牘積曰吾詩也吾詩也乎無是伯宗無是獨乎詩不及伯宗者本非無蓄而或失則矜本非不感而亦傷于率也以視伯宗之整而多暇言之悲矣而不肆其相去爲何如乎此詩特癸未一歲者歲癸未則憫傷事多卽其所蓄積亦以是見要之皆不得已而詩焉者也夫詩如伯宗而後爲不可已彼夫人而詩者是不可以已乎乎故曰詩無人也

李行季詩序

李達字行季年十三能文十五能爲詩三十爲諸生三十

廪于庠試于鄉者七死之時才四十死而貧甚又無子嗣其友吳應箕亦焜劉城悲之劉卽就丁謀悉從達家取其遺詩若干首授箕曰子盍討之予兩人將梓之所以傳達者在此予卒讀掩卷歎曰古文人以不遇死者可勝道哉顧未有如達之甚者也達固隴西之苗裔其才卽不敢遽比太白然白四十方應詔而達已死白尚有女而達無後白名傾天下而達卒死諸生故才而死未有如達之甚者也夫才有大小而不遇以至于死則一才而死有甚不甚而期于可以傳則一然亦有幸不幸焉其可傳而無有能傳之者則才高而名淹滅又可勝道哉此予與吳人所以

不忍達之死而欲以其詩傳之詩傳而達爲不死則達之
不遇猶未爲甚也達才頗以敏稱其爲詩文雖倉卒應酬
可以立就都不甚珍惜故多亡失其存者予亦有所去取
其間要期于達之可傳是則予二三子之所以不死達者
而已崇禎庚午春月日書

樓山堂集第十六卷畢